

### 编者寄语

《一锅酸枣煮秋浓》，挂满枝头的酸枣，熟透的果实红得发紫，密密匝匝，像是秋天特意点上的朱砂痣。

《西街》，秋雨不知疲倦地落着，整座城陷进一片蒙蒙的水汽里，阳光已成旧忆。走在巷中，空气里浮荡着泥土与湿木混合的气息，那是一种属于深秋的微醺……

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条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一条街巷。西北的街巷少了江南的柔媚，多了黄土与阳光的厚重。

多年前，走过一条老巷。  
巷子是黄土夯的，墙皮剥脱处露出赭色的土芯，像老人皴裂的手掌。老砖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，被脚步磨得发亮，缝里嵌着细沙，风一吹，沙粒滚过砖面，沙沙响。

巷口张老汉的小卖铺，土坯墙围着半人高的柜台，柜台是老榆木打的，边缘被磨得圆润，泛着浅褐色的光。

门楣上挂着块裂了纹的木匾，“小卖铺”三个字的红漆剥了大半，只剩模糊的轮廓，被年月磨得温软。

张老汉的袖管卷到肘弯，坐在柜台后拨算盘，算珠哗啦响，偶尔抬头望一眼巷口，见着孩子路过，就从玻璃罐里捏两颗沙枣递过去：“慢些吃，别卡着。”

铺子里的货摆得满满当当，墙根摆着粗瓷碗、洋瓷盆，柜台上码着麻纸包的桃酥，裹着糖纸的水果糖，最里头还立着盏老人曾经用过的旧煤油灯，灯芯子似乎还泛着浅黄，总是擦得很干净。

有人来买针线，张老汉就从抽屉里翻出铁盒，盒里的线轴排得整齐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他眯着眼挑出几轴：“这线结实，纳鞋底正好。”来人递过钱，他往钱匣里一放，铜钱叮当作响，声音脆生生的。

往里走，老槐树的浓荫遮了半条巷。树下摆着几张石桌，几个老汉围着下棋，旱烟袋斜插在裤腰上，烟锅偶尔敲敲石桌，笃笃的响。

穿蓝布衫的婆姨端着木盆路过，盆里是刚洗的床单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她笑着喊：“王老汉，输了可不许赖棋！”老汉们哈哈笑，声音撞在黄土墙上，弹回来，混着树叶的沙沙声。

巷子深处的土坯房多是两进院，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锃亮，常见乌雀站在门楣上。

听人说，多年前，小媳妇们喜欢在院门口捶衣裳，木槌敲在洗衣石上，咚咚的声儿，在巷子里荡来荡去。墙头探出几枝沙枣枝，细碎的黄花缀在枝头，香气淡远，混着黄土的气息，格外清润。

日头西斜时，阳光把巷子里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卖馍的老汉挑着担子走过，铁砣上的饅金黄油亮，吆喝声拖着长调，被风送得老远。

巷子里的烟火气渐渐浓起来，人间烟火混在一起，酿成西北街巷独有的味道，慢悠悠地没在黄土墙的纹路里，越陈越有滋味。

### 且听风吟

#### 念奴娇·塞上通衢

□ 日辰车

大河悠远，正春归塞上，贺兰更暮。  
虹贯三环连心起，四纵六横联索。  
雕练长空，稻香花海，丝路驰新锋。  
六盘点将，漫将欣喜轻掠。  
若记瘦马西风，孤烟驼影，沙砾埋城郭。

今看道桥通寰宇，号笛唤醒荒漠。  
葡萄酒凝，杞园缓火，筑路人坚朴。  
通衢犹梦，畅通如织如约。

#### 七律·明月照君身

云嵬千重路峡深，际遇良友指渡津。  
燃灯破冰驱长夜，化筏上岸越穿尘。  
微躯幸沐昆仑露，寸草铭酬泰岳春。  
愿效环街结草义，心随明月照君身。

### 风

□ 高文舒

流云散  
残叶卷  
大地寂寥

岁月的年轮  
黑发成银丝

追风  
想问为什么  
风无言  
已无踪

### 四季

初秋一到，贺兰山便悄悄换上了斑斓的秋装。山坡上、道路旁，那些平日里不起眼的酸枣树，叶子渐渐泛出浅黄，而真正引人注目的，是挂满枝头的酸枣——熟透的果实红得发紫，密密麻麻，像是秋天特意点上的朱砂痣。

伸手轻轻捏一颗，软乎乎的，仿佛稍一用力，就要破皮。别看它果核大、果肉薄，山里人都晓得，这小小一颗，浑身上下都是宝。那层不多的果肉，是生津开胃的山间零嘴；硬核里藏着的酸

### 百姓纪事

最快乐的莫过于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光。纯粹、简单、充实，充满活力和希望，让我觉得自己永远年轻。

记得刚调入区重点中学时，我承担一个初三和两个高一的化学教学。在教学环节中，我根据学生情况，设计了不同梯度的问题，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提问，大多数同学对答如流，到了杨琨，他一张口，就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他红头涨脸，耷拉着脑袋，我正纳闷，突然有学生说：“老师，他结巴。”我惭愧极了。

课后我了解到，他属于一紧张就有点结巴。我开始慢慢地训练他，同时告诫学生以后不许嘲笑，慢慢地杨琨适应了，胆子大起来，结巴也逐渐好了，在“全国初中化学竞赛”中还荣获二等奖。

俗话说：“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。”送走了一届高三学生，又回到高一教学，我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。“思路决定出路”，我决心从这一轮调整教学思路，从高一教学就改变教育教学作风，从“一言堂”逐步迈向“全言堂”。具体分两步，第一步根据教学内容的分类、难易程度设置教学程序，每周先设计“两节

# 一锅酸枣煮秋浓

□ 杨慧超

枣仁，更是中药铺里的“安神明珠”，炒熟后泡水煮粥，夜里睡得格外踏实。

这样的好东西，自然惹人惦记。于是打枣就成了入秋后的一桩大事。可摘酸枣讲究技巧，急不得也蛮不得——伸手去揪，树上的硬刺会给你教训；抡棍敲打，叶子落一地，枣子却仍俏生生地挂在枝头，叫人干着急。

后来我自制了一件“打枣神器”：一根长木棍，顶端绑上小铁耙，下面焊个敞口的铁罐。看准一

嘟噜红果，把耙子伸进果梗间轻轻一钩、一抖、一拉，只听“嗒”的一声，酸枣便乖乖落进罐中。有了这法宝，不一会儿就能收上半小袋，轻松又痛快。

总忍不住先尝几颗。选一颗像红玛瑙的，衣角擦擦送进嘴，酸意“嘭”地炸开，激得人直眯眼。可待那阵酸劲儿过去，喉间竟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，勾着人再尝下一颗。

要说最期待的吃法，还得数熬酸枣茶。把枣子洗净倒进砂锅，加足清冽的山泉水，小火慢

熬。咕嘟咕嘟声中，果肉渐渐融进汤里，化作一锅润泽的琥珀红。这时添几块冰糖，撒一把苹果干、山楂片，再慢慢煮开。酸味变得绵长，甜意温润不膩，各种果香交融成秋日里最舒适的气息。

微凉的夜晚，捧一杯刚出锅的酸枣茶坐在灯下。热气氤氲中，窗外山影静谧，月色轻柔。恍惚间觉得，整个贺兰山的秋意——那些斑驳的色调、潺潺的流水、暖阳的温度、山风的清爽，仿佛都在这杯茶中，慢慢融化，缓缓流淌。

#### 江城子·金风举笔

□ 常惠琴

金风举笔绘秋容，百菊蓬，万枫红。  
孝子情深，轮椅带娘行。感叹目  
光言语赞，和风沐，晚霞迎。

却闻遛狗主人声，语轻轻，意浓浓。  
今又重阳、久病母亲病。累月寄  
于福利院，儿不见，数房楼。

#### 微笑的山水

□ 樊兴唐

家乡的风吹着我  
狗尾巴草起起伏伏  
山路嵌在粗砺的肌骨上  
演着藏猫猫的游戏  
草木之香入肺  
牵住一截惊喜

所有的记忆都微笑  
逐绿而行  
每一片叶都肩负着使命  
每一道光亮  
都联结着生命的漫长

### 流年

## 乡居

□ 吴孔文

到乡下去，晨光熹微，地气氤氲。主人烧水奉茶后，从篱笆上摘下几根带露水的丝瓜。那日早餐是丝瓜鸡蛋面，一碗面，白黄绿三色，配上红色腌辣椒，赏心悦目，未尝先醉。

这种丝瓜，老品种，有清芬气，含甘甜味，仲春播种，夏秋结实，累累垂垂，绵延两季。秋后，任几根丝瓜自然老熟，种子延续后代，丝瓜络用来洗碗。

很怀念乡居的日子。

秋后，许多植物的种子要进行封藏：将水稻的种子包在稻草里；将红薯堆在地窖中保暖；小麦晒干洗净后放入陶瓮，上面盖上火灰；取一段干毛竹，每节凿开一个小洞，将菠菜、茭菱、苋菜、扁豆、葫芦等种子分别灌进洞内，再将竹筒竖吊在房梁上，防止老鼠偷食。

剖开老黄瓜，将它的种子扒出来，放进草木灰中，兑水后做成一个个灰饼贴在泥墙上，整个冬天，种子在草木灰中大梦不醒。春天来临，揭下灰饼取出种子下秧，重新开启它的生命旅程。

据说，中国曾有4000多种豆类。小时候，我家种的黄豆就有三个品种：“棵半升”，八月炸、九月寒。棵半升产量高，八月炸小而香，九月寒成熟晚。而今的村庄，大都老者留守，但大家依然种黄豆、打豆腐。村里的一家豆腐店，老品种的豆子、石磨烧浆的豆腐反倒成为抢手货品，远近闻名供不应求，让人惊喜。

老品种往往产量低，规模化的农场为追求效益，大都用些新品种，甚至是转基因种子。如今的老品种，大都退避山野或深巷弄里，像一个个隐士。我的一位老友，在院子里种了几窝家乡韭菜，韭菜细长，入口回甘且有余香。他用韭菜包饺子，送给周围的邻居。

看到一则报道，地球上某处深山中有座地下工程，坚固异常。然而，这里储藏的是数万种植物种子。实施这项工程的目的，是为预防全球性的自然灾害、外来天体撞击地球或战争后，地球表面植物的灭绝。黄金珠宝人人喜爱，然而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却是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和植物，未雨绸缪的这座地下工程，在提醒我们什么呢？

在一座村庄里，我看见黍的种子挂在墙上。黍生北方，南方少见。主人告诉我：某年灾荒，当地庄稼几乎绝收，他的先人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包黍的种子，播种之后获得大丰收，黍救了他们全家的命。如今，他每年都要种下几株黍，不为收获，只为怀念先人，只为铭记家史。

我的几位同学颇有财富，他们打算在农村租块地，地里种上老品种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乡愁，不仅是村庄和亲人，还有那些生生不息的庄稼。



岸边

吴影

### 街景

## 西街

□ 王百顺

外侧的树就自在多了。这一段是女贞，那一段是槐，再走一段又换作挺拔的白杨……它们不拘一格地站着，像一群偶然相聚、又各怀心事的诗人。你若用“整齐”去要求它们，那便失了几分天真。可生活哪里只是整齐划一的乐章？它有米饭的温软，也有辣椒的炽烈；有衬衫的整洁，也有棉袍的厚朴。这世间的动人处，恰在于万物的不一。美与丑，高与矮，喧嚣与寂静，因彼此的存在而被定义，也因彼此的映照而完整。

这些姿态各异的树，为西街织就了流动的风景。

春来时，杨树吐出嫩芽，柳树飞起轻絮，整条街都在轻轻呼吸。盛夏虽燥，却有槐香细细，杨柳垂垂。那香气是淡的，甜的，像一缕看不见的丝线，把暑气也缠得温柔了。白的、紫的槐花藏在青翠的叶间，乌鸫在杨树枝头安家，麻雀在柳条间跳跃，燕子掠过屋檐，车声、人声、叫卖声……在夜幕中浮起一片暖光，那里有烤面筋的焦香，有辣糊糊的氤氲，有谁喊一句“在这儿吃！”——这便是西街的烟火，踏实、旺盛，叫人安心。

秋雨停了，风却一阵比一阵紧。那风是带着

刃的，只一吹，人就禁不住缩起脖颈。

都说春风化雨，万物萌发；而秋风一起，草木便知轮回将尽。这几日，即便天晴，日头也显得薄了。我想推门出去走走，手才触及玻璃，一股冷风已把门推了回来，把我拦在室内。也罢，就隔着这一扇透明的界线，静静看它如何为西街更换妆容。

那风真像一位专注的匠人，手持无形的刻刀，一片、一片，将叶子从枝头削落。偶尔，连细弱的枝条也不放过。不过半晌，整条西街已被落叶铺满——黄的、青黄的、赭黄的，深深浅浅，像一封写给大地的情书，又像季节转身时遗落的叹息。

落叶是生长周期的句点。西街将暂时走入视觉的荒芜，而重生，总要等到凛冬之后。只是那些日日在此奔波的人，他们的季节从不曾真正落幕。岁月的年轮推着他们向前，风霜悄悄爬上额头，他们仍用脚步叩响这条街的晨昏，用汗水浇灌它的日常——西街因他们而真实，他们也因西街而坚韧。

我望着这一切，心里知道：当下一阵春风拂过，西街，与他们，都将一同醒来。

六盘山

副刊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:nxrlbpls@126.com